

說部叢書
第三十七集
第二十七編

俄羅斯宮闈秘記

上册

編二十七第集三第書叢部說

記祕闈宮斯羅俄

冊 上



FUDAN JEPJ000069161G 复旦图书馆

行印館書印務商

Rw1624/18

霜 後 集 校 訂

補 註

一 冊 二 角

是集為胡珽刻琳瑯秘

書之一，詠明末崇

禎時事。而於亡國之

再三致意。誠詩史也。

心史為之補註。旁

采。引證詳贍。研究史事

者不可不讀。

武 孟 編
進 森 輯

心 史 學 刊

一 集 二 角 五 分

三 集 各 三 角

本書網羅有清一代軼。條列舊說。詳其源委。折衷

至當。雖非犖犖大端為史。所必取。要於談清故者

輒有所辨正。瀏覽及之。庶劈積野史者可無傳信傳

疑之弊。

霜後集校訂補

一册 二角

是集爲胡珽刻

一詠明末崇

禎時事而於

一致意誠詩史也。

心史爲之

引證詳贍。研究史事

者不可不

武進 孟森 編輯

心史學刊

一集 二角五分

二集 各三角

本書網羅有清一代軼文。條列舊說。詳其源委。折衷

至當。雖非犖犖大端爲史。所必取。要於談清故者

輒有所辨正。瀏覽及之。庶勞積野史者。可無傳信傳

疑之弊。

俄羅斯宮闈祕記卷上

余自前清甲午以後。卽殫心研究歐洲政治。時合肥李文忠。方筦北洋重任。頗主張親俄。以抵制某國侵陵。藉收合縱之效。其後此政策雖著著失敗。然使當日俄廷不懷虞詐。與吾國互相提攜。則亦未始非兩大國之福。無如俄之皇族。對外則惟抱絕對的侵略野心。對內則惟壓抑民氣。日防虛無黨之反對政府。對於外交上不免有所瞻顧躊躇。此蓋俄國政府失敗之原因。而亦吾合肥老外交家之不幸也。英雄策略。固不可以成敗論。合肥親俄政策之被後人指摘。吾亦無辭爲合肥辯護。惟當時苦心謀畫。派遣學生學習俄文。其關係於兩國外交。誠有足紀者。外清廷既覆。俄之政局。亦有變遷。不妨追述一二。以諗國中之關心外事者。余卽當時李氏所派遣學生之一。初肄業於同文館。後以官費隨公使出洋。入俄京聖

彼得堡大學。獲交彼中社會黨愛克雪夫。暨大臣子弟之在大學肄業者。因得以略悉俄之宮廷祕密。及民黨中之組織。余固早知彼中民黨之潛勢力甚大。遲早必有革命之禍也。世傳俄之虛無黨。被俄廷壓制。摧殘不遺餘力。不知俄之人民。隸民黨旗幟下者。實居多數。即大臣之子弟。亦有秘密自託於彼等之宇下者。蓋俄羅斯雖號爲天下第一專制國。而其國內普通人民之程度。實超出於吾國人數倍。因民黨之蓄有潛勢力。人人咸知革命之不能幸免。其所謂官僚者。亦不若吾國舊官僚之腐敗。有貌爲官僚。而實傾心民治主義者。所憚者。皇族之權力未倒。不得不委蛇以俟時耳。即俄皇亦深知民黨之勢力不可侮。雖事事嚴防。終苦於鞭長莫及。蓋自尼古拉斯第二踐位以來。無日不汲汲顧影也。故與其謂俄羅斯爲世界第一專制之國。無寧謂俄羅斯爲世界第一民氣最盛之國。與其侈談俄羅斯皇族之威權。無寧描寫俄羅斯皇帝之苦况。

俄自大彼得遷都波羅的海畔彼得格勒 Petrograd 以來。整頓內治。不遺餘力。厲行舉國皆兵之制。農工商皆令服兵役。卽王族子弟。無不入伍當兵。違者處以重罰。不得與貴族齒。不得與上流之士通婚。淵然彼得之雄心。不過欲自固其帝室之威權。故其卒也。以侵掠復仇。開疆拓土爲遺訓。謂他日歐洲苟有戰爭。俄國不可處於壁上旁觀之地位。寧以我制人。無令人制我。議和席上。必令俄人有支配利益之權。故繼其後者。無不席其餘烈。以窮兵黷武爲雄。而國內人民。乃益憔悴於勞役兵爭之苦。顧其國民自由思想之發達。雖受壓制於雷霆萬鈞勢力雄厚之政府。而其反動之潛勢力。則亦奔騰澎湃。一日千里。彌漫全國。要亦受賜於彼得之開明專制爲多。蓋彼得振興俄國之計畫。尤在提倡學校。改良風俗。凡國中男子。不通文字者。不得與上流女子結婚。女子有婚媾自由權。凡交際社會。無不以女子參與其列。故女子得出入宮庭。毫無束縛。而虛無黨員。女子遂居多數。

俄皇亦復利用女子之柔腕偵探國事。此亦彼得之所未及逆料。彼都人士嘗稱彼得格勒爲女子花之政治社會。良不誣也。

俄皇尼古拉斯第二之卽位也。在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。卽前清光緒二十年甲午。我國與日本戰爭之年也。初一千八百八十一年。俄皇亞歷山大第二爲虛無黨所擊斃。亞歷山大第三繼之。益務壓抑民黨。與法訂盟。以期消弭內亂。一千八百九十一年。俄皇太子至日本游歷。又爲虛無黨所刺傷。至一千八百九十四年。尼古拉斯第二立。與法之交親益固。皇親至巴黎訪問法總統。法總統亦親至俄京答禮。虛無黨之匿在法境者。巴黎政府捕交俄人治罪。於是虛無黨受一大打擊。然其怨憤政府也益深。其反抗之潛勢力亦愈激。進一千八百九十六年。俄皇尼古拉斯第二行加冕禮。清廷遣李文忠赴俄。賀俄皇加冕。締喀西尼條約。俄皇親謂李文忠曰。貴國與我同爲君主國。壤地相接。兩國以後當互相提攜。蓋

其時俄國正厲行專制。歐西諸國均已立憲。惟清俄兩國皇帝。由君主獨裁政治。故俄皇有此語也。清太后那拉氏贈送俄皇珠冕一頂。上綴大東珠十二粒。嵌以寶石。俄皇詢問東珠產地。文忠謂盛京以東。各河中蛤蚌皆產珠。尤以吉林松花江嫩江中產者爲佳。俄皇笑曰。黑龍江流域中。亦有此乎。因議定黑龍江沿岸。兩國行船漁獵採木各事。附入條約內。俄皇遂還贈李文忠以寶星。令侍從官導遊冬宮各處。余亦得參與隨員之末席。瞻仰宮館苑囿之壯。蓋俄地苦寒。冬宮乃爲俄皇避寒之所。其建築皆以天然之石爲之。與上海之道勝銀行。同一鞏固。而其瓌偉壯麗。則百倍於道勝銀行。中有一室。陳列大彼得在荷蘭時工廠中所用之斧鑿衣服等物。並自宜萬以來。列代皇帝之御容。其皇帝所居之室。則四圍幕以紫銅絲之網。通以電氣。無論何人。不得擅入。侍衛武官。輪流巡徼。鵠立於宮中各要道之旁。其禁禦之森嚴。無非爲防制虛無黨起見。余等以異國之人。得入此禁。

地在彼中大僚亦詫爲異。典亦可見。俄皇與李文忠之親交非同泛泛矣。

尼古拉斯之卽位也。年方三十五歲。正屬盛年。長清德宗二歲。與今英王喬治爲異姓從兄弟。面貌極相似。以他國人眼光視之。竟不能分別。誰爲英王。誰爲俄帝。顧俄皇之目較大於英皇。英皇之眉較濃於俄皇。英皇之面目較爲刻露深秀。俄皇之豐姿較爲沈毅重滯。在彼中人辨之如此。其爲不同之點亦僅矣。皇后少俄皇三歲。結婚後連舉四女。長女爲烏爾班公主。次女爲塔梯娜公主。三女爲愛姆斯公主。四女爲呼爾那公主。俄皇愛之若掌珠。四女亦貌美如花。世界皇帝中誠無有如俄皇之屢索得女者。而俄皇則環顧此姊妹之花。頗覺有慰情聊勝於無之樂。最後始得一子。面貌亦酷似俄皇。此俄皇家庭之大略情形也。然余昔年在俄京。聞法國戴勃而斯夫人言。謂俄皇於五十歲以內。將有大不幸及於其身。戴勃爾斯夫人爲法國預言家。每歲必有預言發表。前年歐洲戰事發生。奧國皇太

子斐得勒遇害。夫人亦先有預言發表。謂奧皇太子之運命。不啻已判定。後果實驗。今聞俄國突起革命。尼古拉斯倉卒遜位。不禁歎夫人之預言。又不幸而中。也。尼古拉斯第二。承前皇之遺謀。對於國中虛無黨。雖有騎虎不能自下之勢。然尼古拉斯第二。亦深知俄國皇室運命之不能久長。故在位之中。於一千九百零六年。毅然頒布憲法。召集國會。以冀緩夫革命潮流。惟其朝中舊官僚積習已深。致俄國人民不能滿其改革之奢望。故雖號爲立憲。仍不脫專制之氣味。此固不能爲俄皇一人咎也。俄皇又於一千八百九十九年。勅議設萬國平和會於荷蘭海牙。主張限制常備軍數。並輕減國民擔負軍費之議。卒以英德諸國代表多數之抗議。遂以否決。世之論俄皇者。謂其別有用意。余則謂俄皇之提議。及此。雖由其國兵力不能及人。要亦其暗中迎合民黨之主張。欲藉此見好於國民。以冀祈天永命。然則世或謂尼古拉斯第二爲專制魔王。余實未敢信也。觀其聞國中革命。

卽自前敵倉卒中下遜位之詔。可見其人頗不執拗。否則手提大軍數百萬於外。卽左右之親戚者亦畔己。要其近衛中擁衛皇族者。實不乏其人。苟背城一戰。糜爛其民。以決最後之勝負。亦意中事。而俄皇不出此者。可見其尙能顧全閱牆禦侮之公義。不若袁世凱之敢於反對民黨也。雖然世間之爲皇族者。遇此二十世紀民權大發展時代。亦可謂己交陽九之厄運。尼古拉斯第二亦當如宋順帝之謂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矣。

尼古拉斯第二自即位以來。彼其身與心。蓋無日不處於荆棘之中。彼固深知民黨之必終於爆發。然彼又決不能捨其皇帝之尊嚴。早自遜位。蓋皇族之特別權利。固非徒彼一人之權利。有挾之使不得遽讓。此大權者。彼遂不得不犧牲此身。以爲衆矢之的。殆與楚靈王之饋不食。寢不寐。聞祈招之諷而不能自克。同歎請就數事以證之。初自亞歷山大第二被刺以來。俄京彼得格勒。嘗有鄭人相驚以

伯有白日見鬼之勢。虛無黨亦因此虛張聲勢。往往於稠人廣衆之地。發見危險物品。貴族中之被狙擊者。不知凡幾。以視吾國光緒末年。恩銘孚琦之被刺。五大臣之被炸。什刹海之發見炸彈。在彼都乃爲司空見慣。小說家之陳述虛無黨事者。不過描寫其一二。其實在叵測情形。雖彼中老於偵探者。亦疲於奔命。莫可如何。有時且不敢舉發。防爲彼黨中人所算也。故虛無黨三字。在吾僑異國之人。以爲足令小儒咋舌。而在俄國常人口吻中。則並不敢齒及。卽語及之。而亦相視以目。以他語亂之。此猶吾國東三省一帶之人。不言紅鬍子馬賊。卽遠來不知忌諱之人。偶一及之。亦云吾僑皆兄弟朋友。並無此稱云爾。俄皇亦深知彼黨之不易窮治。偶或發露。配發西伯利亞。亦不過什中之一二耳。因此俄皇之生命。常覺朝不保夕。非其親信之人。不敢接見。宮庭之中。惟其皇后與四公主。共相娛樂。居則陸載。出則警蹕。與吾國前清之皇帝。無以異也。俄皇之外。其性命尤危險者。爲諸

大公爵皆爲尼古拉斯之近支。猶憶昔年有俄皇之叔伊利薩夫公爵者。偶赴某伯爵夫人茶會。忽然失蹤。由公家偵探。祕密搜索。終不獲其蹤影。久之俄國貴族中。以爲必爲虛無黨所陷害。或投其屍於波羅的海中。葬身魚腹矣。俄皇念公爵之慘死。痛哭累日。爲之輟廢宴會者久之。既蹤迹無所得。俄皇卹其遺孤。遂命其子繼承伊利薩夫公爵。襲封之日。忽公爵自斯摩倫斯科來書。略謂。余已敝屣天壤間。無上之富貴尊榮。即有人欲仍令余爲俄羅斯之貴族大公爵。余亦不承認。雖我親愛之皇帝。推骨肉之至恩。優加禮遇。余亦期期不敢奉詔。今聞皇帝推恩。欲令余子承襲大公爵之職位。余視此爲斬絕伊利薩夫血祀之舉。余實不願再見余之愛子。重羅慘毒。余自被禍以來。深賴上天庇佑。默牖我衷。立誓永不再享貴族之權利。侵削國民絲忽之脂膏。還我耕鑿自由之身。自食其力。備作於斯摩倫斯科山中。日出而作。日入而息。懺悔從前之罪惡。以贖終生之愆。尤得國民公

衆不棄。脫其束縛。僣伍齊民。實爲伊利薩夫之大幸。今聞余子又將陷溺苦海。不敢不號泣求援。以保我遺胤。伏望皇帝恕其無狀。勿予推恩。使伊利薩夫之後嗣。廢爲庶人。則余之感恩。實爲無旣。不啻生死而肉骨矣。今余敢以尸諫。以一死。要求最後之恩。臨死哀鳴。辭不達意。行矣。敬告家人。其索我屍於波羅的海之旁。俄皇得書。大驚失色。乃不復以伊利薩夫之子。承襲大公爵之位。此一事也。俄政府自一千九百零六年。頒布憲法。召集議會後。平民黨勞動黨社會黨。初實居議會席之半數。而操縱政治之大權。仍屬之政府。中諸大貴族。急進黨以爲決不能望政治之改良。故仍持極端之破壞主義。其進行不囚之稍懈。祕密機關之設置。遍於國中。餐館劇場及各種俱樂部。大半爲若輩之機關。妓女傭婦。多有投身入黨者。政府欲誅之。亦復無可盡誅。故每開跳舞會。貴族中人。莫不兢兢有戒心。而尋常交際社會中。乃不敢插足。卽上流社會女子。亦頗有爲黨中會員者。一千九百

零七年之夏。有貴族醫院看護女子加瑪尼者。乘俄皇夫婦入視尼古拉斯大公爵之疾。暗置炸藥於俄皇所乘之御輦中。事洩被捕。此女子爲宮內警察總監勞勃斯氏之姨。勞氏夫人蘭斯芬亦與聞其謀。遂興大獄。宮警之被捕者。二十餘人。俄皇乃益惶恐。搜查宮中。得埋藏之炸彈二百餘顆。自是宮中人人自危。騷擾月餘。俄皇不得已。頒布俄京臨時戒嚴命令。搜檢行旅。久之人心始定。此又一事也。邱廉密爾夫人者。某伯爵之外婦也。窈窕多姿。有一顧傾城之目。其人出入諸貴族之家。凡跳舞會及種種交際社會。無不與諸貴族中人。無不昵就之。因之得竄緣入宮庭。受俄皇之密詔。命其偵探秘密黨巢穴。黨人之被其陷害者。不乏其人。以是銜之次骨。一日偕其情夫某伯爵。游聖彼得公園中。虛無黨女黨員勃雷斯。出不意以手槍擊之。中臂。伯爵跳而免。勃雷斯被捕。夫人入醫院療治。月餘。竟得不死。勃雷斯以謀殺未遂。判處監禁終身之刑。其妹波爾米女士者。亦虛無黨員。

誓爲姊報讎，必死。夫人避匿俄皇宮中，不敢出。波爾米女士喬裝爲男子，充坊塲傭，入宮治塋，製炸彈雜泥土中，潛運入宮。一日方工作時，瞥見夫人過其前，亟擲炸彈，未中。計泄被擒，磚甃中發見炸彈無數。俄皇大驚，輟止修繕，處女士以死刑。此又一事也。

尼古拉斯第二治事極精勤，宵旰憂廛，惟以國內虛無黨未靖爲慮。每日起居飲食，以及治事時間，接見臣僚，均有一定限制。向晨卽起，就宮中草地，作數分鐘之呼吸運動。早餐飲牛乳一杯，雞子一枚。卽披閱各地報紙，有要事命祕書錄之。藏之夾袋中。卽召見諸大臣，垂詢一切。諸大臣有尙未悉本日報紙所載事者，輒被訓斥，謂其不關心時事。午餐後偕其夫人或諸女談笑片時。卽治官書，緊要命令皆自行口授，命祕書手錄。或擬不如旨者，輒自行筆削。下午乘馬或擊球以爲樂。每謂諸大臣子弟曰：朕自少時卽學習騎馬，數日不上馬，卽覺髀肉不舒云。晚間